

書目與書評兼而得之

祝賀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200 期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 | 王振鵠

一、書目開拓知識的視野

書籍記錄了人類的思想與文明，進而構成知識的版圖。自有載籍以來，知識日益擴張，而書籍也隨之激增，透過書籍來掌握知識的發展已經是一個不可能的事實。

西漢劉向典守朝廷藏書，將斷簡殘篇，悉心掇拾，並且條其篇目，措其旨意，編成《別錄》，子劉歆繼其未完之志，進一步加以分類，而成《七略》。向、歆父子共同完成了中國最早的學術書目提要，開啟了中國目錄學的先河。自此，書目成為掌握歷代圖書最好的工具。清朝的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尤其是個著例，《四庫全書》收書 3,461 種，另只存其目而未收其書有 6,793 種。全書抄成七部，分儲南北，再編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只要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一編在手，不啻掌握了清以前歷代重要典籍一萬餘種的精義。

若以樹木比喻為圖書，以森林比喻為浩瀚的知識，要達到「見樹又見林」的境地，唯有掌握「書目」是最好的方法。清王鳴盛《十七史商榷》說：「目錄之學，學中第一緊要事，必從此問途，方能得其門而入。」這幾句話一針見血地指出書目與學問彼此間的關係。

對於書目的重視，中外皆然。西元 1966 年出版《大英總書目》，共有 263 冊，包含了從西元 1455 到 1955 這五百年間用西方文字出版的圖書目錄多達數百萬種，被譽為是人類有史以來收錄圖書最多的一部書目。

書目是圖書館的靈魂，舉凡採購、編目、典藏乃至於陳覽、借閱等任務，無一不賴書目，才能完成。我在大學時修讀目錄學，即已領略其重要，即至赴美，遍觀各圖書館經營管理，更多啟示，返國後任教師範學院社會教育系，並繼續承乏圖書館，更覺得書目是圖書館的綱領要務，提綱挈領，才可以發揮統御全體的效果。

二、圖書館自動化以書目為主

民國 53 年（1964），美國圖書館試行線上書目檢索（Online Bibliographic Retrieval），兩年後機讀編目格式（MARC）啟用。再一年，線上電腦圖書館中心（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, OCLC）成立，一時以書目為主的自動化風起雲湧，成為全球圖書館發展的趨勢。

民國六十年代，臺灣圖書館界對於開發自動化系統，解決中文資料電腦化處理，具有強烈的意願。當時個圖書館紛紛進行圖書館作業系統的研發工作，相關科系也引入自動化課程。但

是由於缺乏共識，形成各自發展、不相統合的情況。

民國 68 年，我在中央圖書館任內，將中文期刊聯合目錄輸入電腦建檔，共錄了 140 所圖書館所藏六千餘種中文期刊，這是一個針對聯合目錄所做的初步嘗試。

民國 69 年 1 月，中國圖書館學會和中央圖書館共同籌組「圖書館自動化作業委員會」，在圖書館界的群策群力合作下，進行技術規範的擬訂，陸續完成了《中文圖書機讀編目格式》、《中國編目規則》、《國立中央圖書館文獻分析機讀格式》、《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》以及《中文標題總目》等規範。在規範研訂的同時，也積極進行書目的建檔工作。中央圖書館係屬國家圖書館，編製國家書目（National Bibliography）是其重要職責之一，而國家書目經緯萬端，牽涉至廣，包括了呈繳圖書、政府出版品、古籍文獻、期刊目錄及篇目等等。中央圖書館在有限的人力及經費之下，一步一步將上述各類型的資料建立書目檔案。

三、標準書號及預行編目是國家圖書館書目控制最後一塊拼圖

民國 77 年，上述圖書、政府公報期刊文獻以及古籍的書目陸續完成建檔之後，中央圖書館著手推動預行編目與標準書號這兩項工作。事實上，這兩者所解決的也是同一個問題，我早於民國 67 年即寫道：（注 1）

……由於世界各國出版資料數量激增，以及研究工作在對於資料急切需求，各國圖書館界多與出版界合作共同解決有關的問題，其中如：目錄控制方法，資料傳佈技術，優良讀物推薦，以及參考工具書之編印等，其目的無非在即時而有效的提供讀者更為完善的服務。而在雙方合作關係上，最近受到國際間普遍重視的則為「出版品編目」計畫和「國際標準書號」制度。……

「出版品編目」（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），簡稱 CIP 計畫，這是指出版的新書應在書內一定的位置上，印出該書目錄片樣的一項措施。……這一計畫從 1971 年實施以來，由於出版界的合作以及國會圖書館編目作業的改善，獲致良好效果。圖書館界因此不僅加速了圖書編目制度，能夠快速供應讀者新出版品，同時更將節省的編目成本用之於添置更多圖書，無形中也增加了出版界的生意。

……第二項合作計畫是「國際標準書號」制度（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s），簡稱 ISBN。所謂國際標準書號，其意指出版圖書依照國際通行的標準配發一號碼，這一號碼有如學生的學號，等於一書的代表符號。每書有了書號之後，不僅可以簡化圖書發行宣傳推銷及管理等手續，同時也便利出版品統計，更有助圖書館採訪、登錄、出納及互借工作。尤其近年來電腦的應用日漸普遍，圖書編號亦成為簡化電腦作業，資料儲檢的重要方式之一。

……我國如推行 CIP 及 ISBN 制度，似由國家圖書館策劃執行較為適當。……承辦單位也可以根據獲得的資料按月編成全國出版目錄，分送各界參考，以報導出版消息。

以上是中央圖書館日後成立「國際標準書號中心」萌生的構想，其後透過研究，妥擬相關

實施步驟，乃於民國 78 年 7 月正式實施國際標準書號的編配與推廣，以及國內出版品的預行編目。

至此，可謂國家圖書館書目控制的最後一塊拼圖完成，一個縱橫古今的書目藍圖於焉呈現。從縱的方面來說，它掌握了從古至今的古籍文獻書目；從橫的方面來說，它遍及了臺灣各類型出版品的書目。至於全國書目資訊中心的任務，就是在國家圖書館書目控制的基礎之上，去統合並且分享全國的書目資源。

四、兼含書目與書評的新書月刊

上文提及「承辦單位也可以根據獲得的資料按月編成全國出版目錄，分送各界參考，以報導出版消息。」民國 88 年，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改版編印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，對於圖書館報導出版訊息以及社會大眾瞭解出版動態，實有助益。我在民國 88 年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創刊第三期寫道：（注 2）

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的出版是國家圖書館因應當前的社會需要，報導臺灣地區圖書文獻出版訊息的一份書目工具。……就書目控制的觀點，這一書目是與國家書目（National Bibliography）相輔相成的一份記錄性書目，據此可以作為掌控全國圖書文獻的目錄數據資源。……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的出版可說是加強圖書出版資訊報導的一份刊物，也是書目控制工作中重要的一環。……分析來說，它具有以下幾項實際的效用：一、報導出版訊息，瞭解出版情況……二、有助書目控制，掌控文獻資源……三、推介新著專書，提升讀書風氣……。

如今，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屆滿 200 期，十六年以來，月刊始終秉持著「發揮傳播文化，恢弘社教功能」的要旨，精選精編，成果至為豐碩，過程實在不易。

中文字雙百為「佰」，讀作「必」，清代藏書家陸心源建「皕宋樓」，形容所收宋版書之多。200 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，以本文賀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百尺竿頭，順利成功。

注釋

1. 王振鵠，〈「出版品編目」計劃及「國際標準書號」制度—圖書館界與出版界合作進行的兩件事〉，《出版之友》，第 6 期（民 67 年 3 月），頁 16-17。
2. 王振鵠，〈從書目控制談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〉，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，3 月號（民 88 年 3 月），頁 1-3。